

文 學 叢 刊

水 山

至 馮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水 山

至 馮

有版權

# 山水

馮至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三元

巴金主編

# 文學叢刊

第九集

共六十冊

夜鶯曲  
風雪  
伊瓦魯河畔  
災魂  
太坪  
巡官  
山水  
還鄉記

盧靜中  
王西彥  
白朗  
田濤  
田濤  
沙汀  
馮至  
何其芳

人世百圖  
日邊隨筆  
碑下隨筆  
生之勝利  
曙前集  
短篇  
青春  
旗

靳以  
李廣田  
繆崇羣  
方敬  
劉北尼  
巴金  
李健吾  
穆旦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書信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 目次

洪流

蒙古的歌·····	一
赤塔以西·····	七
賽納河畔的無名少女·····	一四
兩句詩·····	二一
懷愛西卡卜·····	二四
羅迦諾的鄉村·····	三三
在贛江上·····	四二
一棵老樹·····	四八
一個消逝了的山村·····	五六

人的高歌	六三
山村的墓碣	七二
動物園	七六
憶平樂	八六
後記	九三

## 蒙古的歌

「蒙古是一個野獸，是無愉快的。石頭是野獸，河水是野獸，就是那蝴蝶也想來嚼大。」在一篇蘇聯的短篇小說裏這樣寫着，讀起來像是一首歌，一首唯一的蒙古的歌，正如古時鮮卑民族所唱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幻想在陌生的地方盤桓着。小學時候讀地理，總以為青海是一片青色的死海，而蒙古只有黃色的曠野的荒沙。後來又聽先生講到沙漠上的幻洲，那的確很有趣，不可不遭逢一次，騎着馬或是駱駝，纏頭，身披黃色的，紅色的袍，手持長杖。這種憧憬不知怎麼又轉移到尼羅河畔的金字塔了。只可惜，經驗與年歲俱增，自己的世界反倒日見狹窄。抱定志願說是要到南北冰洋去探險的那樣的童心，等到中學畢業時已經做夢都夢不起來了。正在那時，遇見一位會說蒙古話的朋友，引起我的好奇

心，蒙古有什麼故事傳說之類的東西嗎？他大約知道的也不多，說是有，但內容很簡單。我自然不能滿意他這抽象的回答，又問有詩歌沒有，他只微微地笑了一笑，話題却說到蒙古人的生活上去。——自此以後，我腦裏所縈迴的，也無非是些眼前切身的事，而所謂戈壁上的蒙古人不會對着天空的幻洲唱出歌來的問題，再也無心想起了。雖然班禪喇嘛會來北京，同時中山先生正住協和醫院，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南北迪子的大街上對將來抱着無窮希望的青年和求班禪喇嘛頂祈福的蒙古人驟然同樣地膨脹起來，但他們却涇渭分流，彼此從不曾互相注意過。後來又有某博士的蒙古旅行，也曾使我有一度的神往，但不過只是一度而已。

可是後來偶然在一個晚餐席上我却聽見蒙古的歌了。那是在日埠，我在一本詩裏寫過的，陰沉的日埠。地近寒帶，冬天的路上結着很厚的冰，許多不大熟識的人聚在一家飯店裏；我當時好像患着懷鄉病，瀕在中間，並不會沈入羣的狂歡，只不緩不快地擘香蕉，喝酒，吃菜，在我低着頭的面前時時湧現出一個圓圈裏的境界。圓圈

外笑語同筷子正在一樣地紛亂着，忽然棹子一拍，含笑的主人立起來了：今晚不是容易的事，大家會在一起。席上的客人有的來自貝加爾湖畔，有的鴨綠江的那邊，還有富士山，就是我們本國的也不都是一省。明天說不定就人各一方。說到這裏他舉起酒杯，接續着說，請大家留個紀念在今晚的席上。

片時的靜默。一個活潑的東洋人首先起立了，唱的據說是他的國歌。隨後是廣東戲，崑曲，還有伴着胡琴的皮簧，在你謙我讓的中間，一個矮而胖的俄國人說話了，用純熟的中國語：

諸位這裏，關於俄國的歌，大家一定聽得很不少了，在街上，在公園，在咖啡店。我今晚要唱一首異鄉的歌，願得主人的允許。

大家都很驚訝，是什麼呢？

『蒙古歌。』

出乎意外，一片鼓掌的聲音。



不過是新鮮罷了，意義也不懂，聲音也很沉悶，比起四郎探母，空城計來，太不能使聽衆陶醉了。但都很注意地聽，不過是新鮮罷了。

催眠歌似的，沒有抑揚高下，使人如置身於黃土的路上，看不見山，看不見水，看不見樹木，只有過了一程又一程的黃土。是的，在這歌裏，霞都不會紅，天也不會青，——是一個遲鈍的人在敘說他遲鈍的身世。歌中自然也有轉折，無論望哪邊轉也轉不出它那昏黃的天地。

唱歌的人的態度却是嚴肅的。

這樣的歌，在那『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的境界裏，似乎太不生色了。但如果是白日無光，冷風淒淒地吹着的下午，從一個孤孤單單的帳篷裏發出來這個聲音，也未必不相稱吧。——什麼事都是因緣，誰想得到呢，這沙漠裏的一朵灰色的花，向來不大有採摘的，也會有今日飄落在光明的電燈光下，潔白的棹布上面，而它的聲浪吻着兩旁陳列着的西方的雕像。

唱歌人的態度始終是很嚴肅的。

席散後，我却沒有放鬆這位唱蒙古歌的俄國人。我們在披外套的時候，我請求他，能夠一起出去散一散步嗎？他說可以，我們便從這熱騰騰的屋裏走出來了。我們到了清冷的夜的空氣中，感謝的很呢，使我今天聽見了這個奇怪的歌。他說並不奇怪，他的故鄉是恰克圖，同蒙古人作買賣的他的同鄉們差不多都會唱這樣的歌。

『但是，什麼意義呢？』

『意義是很悲哀的，他們的馬死了，他們在荒原裏埋葬這匹馬，圍着死馬哭泣；老人說，親愛的兒子，你不等我就死去了；壯年說，弟弟呀你再也不同我一起打獵了；小孩子叫聲叔叔，幾時才能馱我上庫倫呢；最後來了一個妙齡的女子，她哭牠像是哭她的愛人。』

『就意義說，這是一首很好的哀歌呀，真想不到他們也有這樣好的歌。但是聲調怎麼這樣沉悶呢？我只覺得蒙古是一個野獸，無愉快的。就是蝴蝶也想咬人呢。像』

你們的一位作家所說的一樣。」

俄國人似乎是在笑我幼稚，他說：

『那不過是片面的觀察罷了。什麼地方沒有好的歌呢。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  
有少男少女的心呀。不過我們文明人總愛用感情來傳染人，像一種病似的。至於那  
魯鈍而又樸實的蒙古人，他們把他們的愛情與悲哀羞似地緊緊地抱着，從生抱  
到死，我們是不容易了解，不容易發現的。』

夜裏非常冷，我們並不很和諧地在街上走着。他的話我也不願意加以可否，一  
直走到江濱，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深深吸了一口氣。

不久我就離開了日埠，那夜的俄國人，那夜的蒙古歌，似乎早已忘記，兩年後的  
今日，偶然讀到一篇講蒙古故事的短文，不覺又縈繞心臆了。

## 赤塔以西

——一段通信

夜二時。

一片聲音，是赤塔的車站。

赤塔，是一個宏壯的名字。雖說是譯音，却使人覺得像是一座赤色的塔，高高地聳立在西伯利亞的原野，風的，雪的，夜的中間。我躺在床上，不能走下車去，瞻仰瞻仰這想像中的名城——至少在現代的歷史上牠也抵得住一個小的莫斯科了。

只能看見的是在西伯利亞難於看見的窗外輝煌的燈光。

只能聽到的是在中國難於聽到的，彷彿是在蘇聯所特有的聲音：嚴肅，沉重，艱苦……

這樣過了二十分鐘，車開了。

天明醒來，窗外已經不是昨天。昨天由滿洲里走入蘇境，只有一望無邊的荒草；沒有田，沒有人家，沒有墳墓；沿着鐵路幾條電線在那兒冷冷清清地傳佈着人間熱鬧的消息，剩下的只是走不完的荒草。今天，已經不是昨天。白楊、赤楊、榆樹、各種松柏一類的長青樹，有的很高，有的小學生一般排成隊依附在大樹的旁邊。血紅的，陰綠的，焦黃的，彩色斑斕的葉子，沒有風也是響着，飛舞着。很少行人，也少牲畜，令人想到原始的世界。色彩太鮮艷了，停車坐愛楓林晚，在這裏車却無須停，因為這偉大的，很少經人道破的，美麗的樹林是一望無有邊涯的。

走下床來，遇見車上的人，也不是昨天。昨天彼此都是生疏的，互相矜持的陌生人，今天一見面，不知怎麼就有如世代的舊隣了。隔壁的德國牧師第一句的『早晨好，』聽着就好像十分耳熟。一個蘇聯的大學生也含笑用德國話問我，『你到哪裏去？』我說到德國。『讀書嗎？』『是的。』『學什麼呢？』『學文學和哲學。』——大

學生聽了這句話，眼睛瞪得圓圓的，精神興奮了，『學哲學哲學，應該到我們的國裏來學，我國裏產生過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列寧。』

他不提柏拉圖，不提康德，而認為列寧是『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我聽着有些愕然，但同時又彷彿感到一個新的世界觀正在開始。靜默了片刻，他也好像看出我的愕然，面貌變為謙虛，把話題轉到另一個方向——

『其實，我們的哲學，文學，都還年輕，尤其是工業。但是我們要工作。』他用手指着一幅貼在車上的宣傳畫說，『你看，這個大人腳底下許多東西都破壞了，這都是外國貨，我們不要；你看這個人手中捧的是什麼——是機械，我們只要外國的機械。我們國內現在已經有許多工廠了，我們只要用外國的機械製造我們的國貨。許多外國的學者，技師，我們都出重價請他們來，我們自己吃黑麵包，給他們白麵包，我們穿破衣裳，他們穿好衣裳——但是，他們為我們工作。』

這時大學生的母親立在一旁望着她的兒子，很滿意地笑着。

這時牧師望着窗外久已沒有鐘聲了的禮拜堂，向我們另外一個旅伴發着感慨：『十九年前，我也從西伯利亞走過，絕不是現在這樣荒涼，那時沿路都有賣東西的，車站上也很潔淨。現在呢，一個雞蛋要三十戈比，合中國錢六角。你看，這些小孩子，見人就知道要香烟，用兩根手指在嘴唇上比着，多麼卑下！』

母親的手中拿着一捲雜誌一類的東西，大學生孩子似地從她手中搶來，給我看，『這是我母親正在讀的一本小說，*Wings* 寫的，作者在中國住過，裏邊寫的是貴國的一位共產黨員彭湃的故事——你知道這個人嗎？』

『我聽到過這個名字——裏邊寫的是什麼呢？』

『裏邊有一段說中國的一個將軍有八個太太，真嗎？』

我還沒有回答，他接着說下去：

『貴國還在內戰嗎？你是哪一黨？貴國革命有多少年了？一九一一——我們是一九一七，我們現在要好好地建設了，我們現在很苦，可是將來要同美國比賽比賽。』

呢。不過我們的朋友還是中國，我們是要攬手的。今年的長沙——」

牧師特別銳敏地聽到『長沙』兩個字，他插嘴了，我漸漸退出來，處在旁聽的地位。

牧師說：『長沙，你不要提長沙了，我在那裏住過十九年，我才從長沙來。共產黨除了殺人放火外，沒有一點愛。』

大學生微笑着，『戰爭是特殊的情形，你們德國人在法國又何嘗不如此呢。——你念過列寧的書嗎？你如果念過他的書，我管保你不替基督說教了。』

『基督教我們愛，不教我們恨。我們牧師有什麼壞呢？我們不飲酒，不吸煙，我們省下錢周濟窮苦的人。』

『我們是教窮苦的人也能夠飲酒，吸煙，而不受人周濟。』

談話止於此。午飯的時刻到了。

飯後一覺醒來，日已西斜，人人都倚着車窗，我在期待着貝加爾湖。



牧師的兒女們跑來跑去。每到一站牧師太太就說這樣的話：『看這街道，看這房子，有多麼髒啊；車站上怎麼有這樣多女子作工呢，俄國的男人都到哪裏去了？』

我拉住了一個小孩子，我問他許多話。他說：他們住在長沙，住在很好的房子裏，七個僕人，四條狗，他姊姊有男朋友，他有女朋友。這次是爸爸送他們回國。我說，你們都是兄弟姊妹嗎？『不都是，史密特不是。』他把另一個男孩子指給我。

『你的父母呢？』我拉過史密特的小手。

他歪着頭待了許久。『爸爸——，長——沙——；媽——媽——，漢口——』

『你爲什麼回德國呢？』

他只是歪着頭。

『你離父母時，哭了嗎？』

他只是歪着頭。

牧師含笑走來了。『這些孩子們，我把他們送回德國去，送到福音堂的教養院

裏，我就不再管他們了。」

「還回中國嗎？」

「還回中國，同我的太太，在三月後。」

「孩子們呢？」

「放在教養院裏。」

總是笑着的牧師的臉上現在有些黯然了。「先生，這是怎樣一個時代呀，今年夏天的長沙，你在報紙上也讀到了吧？將來的世界還要大亂，人們更要受苦，共產黨和資本家更要爭鬥，我把孩子們安排好，我們信上帝的人就有福了。」

「怎麼？」

「先進天堂。」

我幾乎要打一個冷戰。小孩子這時嚷起來了：「真好看！真好看！」

原來黃昏已近，貝加爾湖在我們面前了。

一九三〇年，寫於西伯利亞車中。

## 賽納河畔的無名少女

修道院樓上的窗子總是關閉着。但是有一天例外，其中的一隻窗子開了。窗內現出一個少女。

巴黎在那時就是世界的名城：學術的講演，市場的爭逐，政治的會議……從早到晚，沒有停息。這個少女在窗邊，只是微笑着，寧靜地低着頭，看那廣漠的人間；她不知道下邊爲什麼這樣繁華。她正如百年才開一次的奇花，她不知道在這百年內年年開落的桃李們做了些什麼匆忙的事。

這時從熱鬧場中走出一個人來，他正在想爲神做一件工作。他想雕一個天使，放在禮拜堂裏的神的身邊。他曾經懸想過，天使是應該雕成什麼模樣——他想，天使是從沒有離開過神的國土，不像人們已經被神逐出了樂園，又千方設計地想往

神那裏走去。天使不但不懂得人間的機巧同悲苦，就是所謂快樂，他也無從體驗。雪白的衣裳，輕軟的雙翅，能夠代表天使嗎？那不過是天使的裝飾罷了，不能表示天使的本質。他想來想去，最重要的還是天使的面龐。沒有苦樂的表情，只洋溢着一種超凡的微笑，同時又像是人間一切的昇華。這微笑是鵝毛一般輕。而它所包含的又比整個的世界還重——世界在他的微笑中變得輕而又輕了。但牠又不是冷冷地毫不關情，人人都能從牠那裏懂得一點事物，無論是關於生，或是關於死……

但他只是抽象地想，他並不能把他的想像捉住。什麼地方去找這樣的一個模型呢？他見過許許多多男少女女：有的是在笑，笑得那樣癡呆，有的哭，哭得又那樣失態。他最初還能發現些有幾分合乎他的理想的面容，但後來越找越不能滿足，成績反倒隨着時日消滅；歸終是任何人的面貌，都禁不住他的凝視，不幾分鐘便顯出來一些醜惡。

難道天使就雕不成了嗎？

正在這般疑惑的時候他走過修道院，看見了這少女的微笑。不是悲，不是喜，而是超乎悲喜的無邊的永久的微笑，笑紋裏沒有她祖母們的偏私，沒有她祖父們的粗暴，沒有她兄弟姊妹們的嫉妬。牠像是什麼都了解，而萬物在牠的籠罩之下，又像是不得被牠了解。——這該是天使的微笑了，雕刻家心裏想。

第二天他就把這天使的微笑引到了人間。

他在巴黎一條最清靜的巷中佈置了一座小小的工作室，像是從樹林中摘來一朵奇花，他在這裏邊隱藏了這少女的微笑。

在這清靜的工作室中，很少聽見外邊有脚步的聲音走來。外邊紛擾的人間是同他們隔離了萬里遠呢，可是把他們緊緊地包圍，像是四圍黑暗的山石包住了一塊美玉。他自己？是無從解答的。至於她，她更不知她置身在什麼地方。她只是供他端詳，供他尋思，供他輕輕地撫摸她的微笑，讓他沉在這微笑的當中，她覺得這是在修道院時所不會得到過的一種幸福。

他搜集起最香的木材，最脂膩的石塊。他想，等到明年復活節，一片鐘聲中，這些無語的木石便都會變成生動的天使。經過長時間心靈上的預備，在一個深秋的早晨開始了他第一次的工作。他懷裏充滿了虔敬的心，不敢有一點敷衍，不敢有一點粗率。他是這樣歡喜，覺得任何一塊石一塊木的當中都含有那天使的微笑，只要他慢慢地刻下去，那微笑便不難實現。有時他却又感到，微笑是肥皂泡一般地薄，而他的手力太粗，刀斧太鈍，萬一他不留心，牠便會消散。

至於微笑的本身，無論是日光下，或是月光中，永久洋溢在少女的面上。怎樣才能把牠引渡到他爲神所從事的工作上呢？想來好像容易，做起來却又艱難。

他所雕出的面龐沒有一個使他滿意。最初他過於小心了，雕出來的微笑含着幾分柔弱，等到他略一用力，面容又變成凜然，有時竟成爲人間的冷笑。他漸漸覺得不應該過於小心，只要態度虔誠，便不妨放開胆子做去。但結果所雕出的幼稚的兒童的微笑也有，朦朧的情人的微笑也有……天使的微笑呢，越雕越遠了。

一整冬外邊是風風雨雨地過着，而工作室裏的人却不分日夜地同這些木材石塊戰鬥。

少女永久坦白地坐在他的面前——他面前的少女却一天比一天神祕，他看她像是在雲霧中，虹橋上，只能翹望，不能把住。同時他的心裏又充滿了疑猜：不知她是人，是神，可就是天使的本身？如果是人，她的微笑怎麼就不含有人所應有的分子呢？他這樣想時，這天他所雕出的微笑，竟成爲娼婦的微笑了……

冬天過去，復活節不久就在面前。他的工作呢：各樣的笑，都已雕成，而天使的微笑却只留在少女的面上。等到他雕出娼婦的微笑時，他十分沮喪：他看他是一個沒有根緣的人，不配從事於這個工作。——寒冷的春晚，他把少女拋在工作室中，無聊地跑到外邊去了。少女一人坐在家中，她的微笑並沒有斂去。

他半夜回來，醉了的樣子像是一個瘋人，把他所雕的一切一件件地毀去，隨後他便昏昏地倒在床上。少女不懂得這是什麼事情，只覺得這裏已經沒有她的幸

福。她不自主地走出房中，穿過靜寂的小巷，她立在賽納河的一座橋上。

徹夜的歌舞還沒有消歇，兩岸彈着哀涼的琴調。她不知道是什麼聲音，她一點兒也聽不習慣。她想躲避這種聲音，又不知向什麼地方躲去。她知道，修道院的門是永久地關閉着；她出來時外邊有人迎接，她現在回去，裏面卻不會有人等候。工作室裏的雕刻家又那樣怕人，她再也不想同他相見，她只看見河裏的星影燈光是一片美麗的世界，水不斷地流，而牠們却動也不動，只在溫柔的水中向她眨眼，向她招手，向她微笑。她從沒有受過這樣的歡迎，她一步步從橋上走到岸邊，從岸邊走到水中……帶着她永久的微笑。

雕刻家一晚的夢境是異樣地荒涼。第二天醒來，燼灰早已寒冷。屋中除却毀去的石塊木塊外，一切的微笑都已不見。

他走到外邊穿過了巴黎的小巷。他明知在這些地方不能尋到她。而他也怕同她見面，但他只是拚命地尋找，在女孩，少婦，娼妓的中間。



復活節的鐘聲過了，一切都是徒然……

一天他偶然走過市場，見一家商店懸着一副『死面具。』他看着，他不能走開。

店員走過來，說：『先生想買嗎？』

他搖了搖頭。店員繼續着說：

『這是今年初春賽納河畔溺死的一個無名的少女。因為面貌不改生態，而口角眉目間含着一縷微笑，所以好事的人用蠟注出這副面具。價錢很便宜，比不上那些名人的——』

雕刻家沒有等到店員說完，他便很驚慌地向不可知的地方走去了。

這段故事，到這裏就算終了。如今那副死面具早已失落，而牠的複製却傳遍了許多歐洲的城市。帶着永久的無邊的微笑好像在向我們談講着死的三昧。

## 兩句詩

常常夾着一本書，到山裏去散步。散步而夾着一本書，是一種矛盾。因為若是把心沉在書裏，勢必把四圍的風景都忘却；若是不能不望一望眼前的樹木以及遠方的原野，書就往往難以聚精會神地讀下去。有時我想，我要坐在那條有最美的遠景的石凳上讀一讀純理性評判，體驗體驗自然的美景，與人的純理性是否能夠在一種境界內融會起來。但是純理性評判始終不會帶到那裏去讀，一天却在一條林徑裏讀到兩句詩，那是賈島的名句：

獨行潭底影

數息樹邊身

這樣的境界，怕只有嘗透山林裏的清寂的人才會感得到。當時我深深覺得，裏

邊寫着這兩句詩的那薄薄的一本線裝書已經化成自然裏的一草一木，這次我把牠帶出來，不是一件多餘的事了。

近代歐洲的詩人裏，有好幾個人都不約而同地歌詠古希臘的 *Narcissus*。一個青年在水邊是怎樣顧盼水裏的他自己的反影。中國古人常常提到明心見性，這裏這個獨行人把影子映在明澈的潭水裏，絕不像是對着死板板的鏡子端詳自己的面貌，而是在活潑潑的水中看見自己的心性。——至於自己把身體靠在樹幹上，正如蝴蝶落在花上，蝶的生命與花的色香互相融會起來一般，人身和樹身好像不能分開了。我們從我們全身血液的循環會感到樹是怎樣從地下攝取養分，輸送到枝枝葉葉，甚至髣髴輸送到我們的血液裏。（里爾克有一篇散文，他寫到在他靠着樹時，樹的精神怎樣傳入他的身體內的體驗。）這不是與自然的化合，而是把自己安排在一個和自然聲息相通的處所。

這兩句詩寫盡了在無人的自然裏獨行人的無限的境界，同時也似乎道破了

自然和人最深的接觸的那一點，這只有像賈島那樣參透了山林的寂靜的人才凝鍊得出來，無怪乎他在這兩句的下邊要自下註解了：

『二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

知音如不賞

歸臥故山秋』

一九三五年，寫於海岱山。

## 懷愛西卡卜

一九三三年，德國的國社黨獲得政權不久，我在復活節後的一天早晨離開了那和平幽靜的愛西卡卜村。

愛西卡卜是柏林郊外的一塊小住宅區，我於四月遷入，四月搬出，整整住了一年。當我臨時時，我想，這一年的居停，在我生命的途上，好似誤了一班火車，和一座生疏恬淡的野站結下一段因緣，但是下列的火車終於駛來，我也就不能不登上鬱悶的旅途：別時戀戀難捨，此後恐怕也難有再見的機會。

柏林的四郊是健康的松林，愛西卡卜就是從西郊的松林中挖出來的一塊空地。粉白色矮矮的樓房，紅沙鋪成的道路，房前房後都種遍樸素的花草：我每逢從那沉重陰暗的柏林市中心乘車出來，在這裏下了車，身心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舒適。

城市和人一樣，要慢慢地生長；生長太快了，就未免有些地方不實在。柏林的發展，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帝政時代，過於迅速，所以牠比起巴黎和倫敦來，每每給人以空虛和誇大的印象。嚴肅而呆板，龐大而沒有風格，這在牠街旁假古典式的建築上最為顯著。——歐戰後的德國是一個最自由的國家，有一部分新鮮的人，担受不起柏林市容上那種陳舊冷酷的面孔，於是紛紛跑到郊外，建築起新的建築，幽靜，舒適，近乎人情。這種心情，有些地方，很像昔日的人們爲了尋找自由，脫離歐洲舊日的社會，航海奔向新大陸的樣子。因此柏林的郊外在短時間內新添了無數雅緻而樸素的住宅。

愛西卡卜的住民多是屬於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黨在德國革命後是最有勢力的一個政黨。那時人們身受戰爭的創傷太深，都只好在理想裏過活，覺得望後再也不會再有戰爭，全人類都是兄弟。這些黨人抱着一種新的世界眼光，夢想永久的和平，待人和善，遇事也就多所妥協。可是無論心怎樣仁，理想怎樣高，却無法去制止

一個隨着世界經濟恐慌而來的客人——失業。人人的身後都漸漸感到一種飢餓的威脅，於是這寬容而和緩的政黨在鐵一般冷酷的事實面前便一天一天地削弱下去，同時一左一右，兩個極端的黨——共產黨和國社黨——便日日膨脹了。可是在愛西卡卜村住民的屋頂上，直到我離開那裏為止，還沒有看見飄揚過卍字旗。他們的政治着着失敗了，待人却依然是那樣坦白和藹……

我的房東太太是一位慈祥的中年婦人。她愛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愛她，但是他們離了婚。離婚的原因自然是爲了一個女性的第三者闖入他們的家庭，然而男的和第三者也沒有結婚的希望，只是自己覺得愛上了別人，對自己的妻不起，不能和她同居了，獨自在柏林市內租了一間帶傢具的房子住着。女的也就勻出幾間房，租給客人，帶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兒子，依靠房租過活。逢節逢年，男的還不斷回來看望他的妻子。一到這裏，望着窗外的樹林便歎息着說：

『這裏住着，是多麼健康舒適呀！』

說完了，總是兩人相對，悵然許久，無話可說。

房東太太常常把她丈夫的這句話向我重述一遍，同時發出疑問：『誰讓他不能在這裏呢？』隨後就娓娓婉婉地敘述他們兩人的過去，最後的結束是：『我們的故事，是一部長篇小說，兩下裏無可奈何的心情，是怎麼也不能解決的——』說着說着，話題又轉到了她的姊妹身上：

『我們本來產自鄉間，父親是一個地主，少女時代常常有些外來的青年到我們家裏來度夏。一年一年，我們姊妹幾個都從這些青年裏選出來我們現在的丈夫。我的境遇固然不佳，但想起旁人來，也就可以自慰了。姊姊嫁給一個建築師，後來那建築師愛上另一個婦人，兩人跑到俄國去了。還有一個妹妹，至今沒有嫁人。在大戰時，她訂婚不久，她的未婚夫便上了西部前線。一天德國打了大勝仗，和這消息一齊來到的，還有她未婚夫陣亡的電報。我的父親爲了慶祝前線勝利，把國旗取出來要掛在門前，她却哭着倒在父親的懷裏說，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要掛旗吧……』



早餐前，晚飯後，我聽了不少類似這樣的談話；這般親切，好似聽着母親或愛人談過去的身世一般。參加我們談話的，還有一個農業專門的學生P君。P君的年齡約在三十左右，已經在農場裏作過許多年的工，如今又回到學校裏來，預備博士考試。他的身材很高，胆量却很小，博士論文題目從教授處領到已經有三年之久，可是始終沒有得到勇氣起始寫論文第一章的第一個字。房東太太嘗以慈母般的關懷問他：

「P先生，你的論文怎麼還沒有下筆呢？」

「我在搜集材料。」

他的材料似乎永沒有搜集完了一天，而他每天的生活却是慢慢地梳洗，慢慢地吃早餐，慢慢地散步，散步回來吃午餐，午餐後讀雜誌，讀完雜誌喝咖啡，隨後又是慢慢地切麵包，……就這樣慢慢而無所從事地過去。——有一回他的母親從家鄉裏來看他，他的生活也緊張一番，陪着母親到各處去玩。一兩天後，母親玩不下去

了，臨走時向着房東太太說：『我已三十年沒到柏林了，柏林改變了許多，我本想多住幾天，可是我不忍讓我的兒子爲我犧牲光陰太多，他正在作博士論文呢。』

母親走後的當天晚上，房東太太把這段話當我面向P君說了。並且附帶着說，『你的母親若知道你這樣把時間不當一回事，不知該作何感想呢。』他敷衍敷衍地答道，『她不會這樣想。』同時我却看他的面上顯出一種死水般的沉寂，這是我從來沒看到過的。

P的生活雖然如此遲緩，但他知道的却又非常多。藝術、教育、外國的風俗人情，以及文字學常識，他都能說得途途是道。愛西卡卜村本地的人物，他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我若是和他出去散步，他便會指給我，這邊住着一個在當時已經有了世界名譽的作家，那邊住着一個思想開明的牧師。有一天他向我說，方才在車站上遇見挪威的前代作家卜約生的女兒，經人介紹，知道她是從南歐穿過德國回挪威去。她一入德國境，耳聞目睹的就是國社黨和共產黨天天在街上打死架，精神窘迫極了，

只有在這愛西卡卜村中，還能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

這裏的空氣的確是自由的，住宅區的外層是各色各樣的運動場，運動場外是走兩三點鐘也走不完的松林。居民都像是一般，惟一的商店是他們共同組織的消費公社，白天到柏林市中去工作，晚間回來，任隨個人的嗜好享受他們所獨有的和平。

這種和平却有漸漸維持不下去的趨勢。大家都願意永久保持他們生活的態度，但是外邊的風雨一天比一天逼緊，他們無形中也感到一切在那兒轉變。這從房東太太的憂慮上可以看得清楚。那年德國舉行了兩三次總選舉，每次總選舉的結果都使她悵惘許久。她所希望的並不是社會民主黨的票數增加，只是不要減少，但歸終還是失望。同時外邊傳來的消息不是某人家中被檢查了，就是某人被解職了；一天，她的丈夫忽然回到家裏來，在房中走來走去，一句話也沒有。我問她是什麼緣故，她說，方才她丈夫送一個朋友入獄，那是『世界舞台』週刊的主任編輯奧賽斯

基，因爲一篇文章政府認爲是洩露了軍事祕密……

社會民主黨的黨人們也深切地體會到他們的弱點，這樣和緩而近乎人情，在政治上一定要失敗的。他們眼望着國社黨的衝鋒隊在街上橫衝直闖，也感覺有組織訓練的必要了。於是有些青年組織起國旗護衛團來，也穿着固定的制服，和衝鋒隊對抗。在愛西卡卜我看見他們一度出現，但不久便不見了，大半是因爲人人都有大勢已去之感。

在我臨行的前夜，我又同房東太太和P君在一起談話。P君發了無限的感慨：「我是這樣的一個人，覺得事事可以用感情講得通，人人都是可愛的，而無時不想幫助他人。但是事實呢，沒有一個人得到我的幫助，如今連自助也感到不可能了。所謂情感是看不出來的，威力反倒受人崇拜。我們在爐邊縱談一晚人類的愛，趕不上一個說謊的人在羣衆中大聲一呼的萬分之一。我這一生是命中註定了，但是想不到社會民主黨竟也淪落到我這般地步……回想牠十年前如何煥躍一時，竟像是

我回想我兒時所看到的父母的努力一般。」

屈指離開愛西卡卜已經過了四年。房東太太和P君的近況，我很想知道，但是無從得到他們的消息。我只知道P君所向我提到的作家和牧師都已流亡外國；去年奧賽斯基在牢獄裏得到不能領取的諾貝爾和平獎金——當去秋世界運動會在柏林西郊舉行時，我偶爾在報紙上看見了一次愛西卡卜（因為牠距運動場不遠）這個村名時，曾經爲四年前同在那裏住着的人們遙祝過一次平安。

一九三七年，寫於吳淞。

## 羅迦諾的鄉村

乘車穿過了郭塔爾得山洞，便走入瑞士東南的特精省，這是意大利人種的瑞士，一切風物也是南歐的了。最惹人注意的，房屋在山北都是灰色，忽然變爲耀目的粉白色——但白色裏處處透露着衰老腐舊，反不及北方的灰色那樣新鮮。

特精省的南端是羅迦諾城，臨着一座爪形的湖，這座湖由意大利和瑞士兩國分領。若是坐在汽船上，繞湖一週，左邊一站是意大利的，右邊一站是瑞士的，雖然居民都說着意大利話，可是一邊熱狂於法西斯主義，一邊是自由和平，百餘年不知干戈，對比起來，煞是有趣。

我在湖邊的一個小村落裏住過一個晚夏的八月。

腳剛踏上輕鬆的土地，舉目一望兩旁的濃綠，便深深嗅到濃鬱的故鄉氣味。不

只是氣候和北平夏季的鄉間很相似，就是幾種違闊許久的生物，也在這裏重逢了：中午是無邊無際的蟬聲，夜晚窗外時常有悉悉索索的聲音，那是蠟子在牆縫裏出沒，更有成羣成隊的壁虎，灰色的，綠色的，在壁上和草間爬來爬去，有時清早起來，露水未晞，草地上常有大的壁虎，身長逾尺，綠得透明，像是碧玉一般，湖山寂靜，牠一動也不動，你可以輕輕地在牠身旁賞玩許久，不提防有一個大的蝗蟲跳出，牠也飛箭般跟着竄入草的深處。

植物方面呢，也多是故鄉所有的。西瓜、蜜桃、這些暑中的鮮品，都非常肥美；更有那大芭蕉葉子，成蔭地伸出矮矮的牆頭。只是暗綠色，瘦而長，火燄形的扁柏，三三兩兩地被移種在別墅裏，或是白色的聖母堂旁，給我們一些異鄉之感。

這可以說是故鄉一樣的鄉間。

我們背山臨水，租下一所小樓。房東是這村裏惟一的富戶，惟一的『世界人』。據說祖父曾經到非洲去經商，賺下了一些財寶，死後供給兒孫們享用，所以這一家

人也無所事事，天冷了到巴黎去過冬，只有夏天才回到家鄉；但在家鄉也忘不了都市的繁華，晚飯後每每放開收音機，收來都市的音樂，攪得四鄰不得清靜。

除此以外，遠遠近近却是異常清靜。不但聽不到瑞士以外的國家是怎樣磨掌擦拳，鉤心鬥角；就是瑞士以內的事，也好像與他們無干。你若問一個本地人，『你是意大利人嗎？』他自然回答你一個『不是』——再望下問，『你是瑞士人嗎？』——那麼他便瞪着驚愕的大眼望着你，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只說，『我是特精省人。』不必和他們談什麼羅馬、倫敦，就是本國內的日內瓦、瞿里許，在他們看來也是極遼遠的地方，雖說乘車幾小時便到。

可是我們在那些嚴肅的大都市裏過過生活的人，驟然來到這裏，對於這些疏散無事的『特精省人』總有一些缺乏信任。——我們在外邊飄流無定，無論到什麼地方，第一個去處便是郵局，看看有沒有轉來的信件，或是把新的通信處留在郵局裏。但當我行裝甫卸，在當地郵局辦了一番交涉後，走出來，真是倒吸了一口涼氣！



走進郵局，空曠曠的屋裏，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她問我話，我不懂；我用幾句臨時速成的意大利話向她說，她不懂。後來似乎彼此會意，我在一個紙條上寫好了通訊處，交給她，她接過來，點頭笑一笑，放在抽屜裏，便無事了。一瞥間我望見那抽屜裏亂七八糟，甚至還放着一些針線。我很不放心，但事情已經辦完了最後一階段，緊接着只有推門出去。

後來我才知道，那郵局裏的局長，郵務員，信差，是三位一體的，這集中的『一體』正是那女孩的哥哥。這位哥哥本來就事務繁重，午飯後又要午睡，睡醒了還要在酒店裏喝紅酒，所以把郵務員和信差的職務都交給他的妹妹，他自己則悠悠自得，處在局長的地位。

兩天後，那少女果然背着一個大信袋，在我們門前出現了，遞給我幾封初次轉來的信。我接到這些信，真是高興！這是前日交涉並沒有誤會的證明，但是她笑着不肯走，慫慫地問我『Francobollo』我知道這字是郵票的意思，但我不明白她爲什

麼這樣問我。正猶疑問，她從信袋裏取出一個硬紙夾子，裏邊都是郵票，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郵票是在她身邊帶着，問我買郵票不買。我想，這真是方便：郵票既可送上門來，那末新寫完的信也可以直接交給她了，落得不出門。但我對於她還是不大信任，郵票固然可以在門前買，可是待發的信還是不肯直接交給她。

我們時常乘公共汽車到羅迦諾城去，沿站都有大小郵包送上來，一次，車子在一個站上停住了，石上坐着一位年老的郵差（這恐怕也是這站上郵局裏『三位』集中的『一體』吧），把剛從郵筒裏取出的信件一封封地在太陽底下蓋郵戳。車到了，他也不慌，下車的人下完了；他也不慌，上車的人上完了，他仍然不慌，開車的人耐着性兒等他，一直等到他不慌不忙，把郵戳蓋完，把信件包好，放在車上——才將喇叭一按，加速駛去；回頭看，那老郵夫却坐在那塊路石上，我望着他，他望着我們的車，直到車拐了彎，兩不相見。

像這樣的鬆緩隨便，在我們過慣都市生活的人看來，有些看不下去，但同時又

覺得也實在親切可愛。每個大都市的人口動輒號稱幾百萬，可是比起全人類來，究竟是極少的少數。至於過着像這裏的生活的人們，無論甚麼地方，還是佔人類的大多數。我們到底怎樣才對呢，是要使那大多數的人跟我們一樣緊張起來才對，還是叫我們這極少的少數去學一學他們的鬆緩？

那少女幾乎天天送我們的郵件來，一封也沒有遺失，日子久了我再想起我剛來到時對於信件的那種疑神疑鬼的心，未免太小家氣了。——在大都市住久了的人，會一天比一天地變得小家子氣。——有一天，她的哥哥送信來了。我真是驚異！穿着制服，戴着制帽，皮靴襖，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嚴肅整齊過。我把信握在手裏，不由自主地問：『令妹呢？』他的回答是，家裏生了一個小牛。

不久，小牛的誕生傳遍了左隣右舍，我們都被邀請去參觀小牛。我們在牛棚外看見一畦碩大的番茄，於是我們摘了一籃，付了一些代價，帶回家來。從此這一家不但供我們番茄，還時常送來其他的菜蔬和作果醬的蘋果。

瑞士的肉類是出名貴的，我們一日三餐，只以菜蔬為主。可是麵包常起恐慌。附近沒有麵包房，每天早晨由一個少年騎着車挨戶送，有時却得不到。我們一向是現錢交易，怎麼也想不出不送的理由。有一次我們在湖邊候船，看見那少年正在碼頭上放跳板，同他談起來，才知道清早送麵包是他的「兼差」，他的正當職業是在船碼頭上放跳板。我問他，爲什麼時常忘記給我們送麵包呢？他鬚髯在敍說與他無干的旁人的事，所舉出的理由也似乎很正大，那是因爲我們住房的台塔太高。我聽着有些忿忿，同住的某夫人到底乖巧，示意給他，望後不會讓他自登高台塔的。——經過這番談話後，彼此的交情似乎深了一些；第二天，麵包按時送到了，某夫人也不失信，送他一枝香烟作爲登高台塔的報酬。他滿意接受了。果然，此後每日一枝香烟，麵包也天天送到。

想不到，住房的台塔高也會這樣影響到吃飯問題。然而並不止於送麵包一件事。我們的廚房是用煤油爐子燒飯，零買不如整購，到鄰村惟一的雜貨店裏訂下一

桶煤油，說妥立刻就送來。我們回來後，却空等了一個下午，第二天又去催問，說是昨天店裏沒有閒人，今天下午一定送到；於是我們回去等着，又等到了黃昏，仍然不見送來。氣忿有什麼用呢，只好在次日清晨再忍着氣去問，店裏老板的回答是：

『已經送去了。』

『我們却沒有見到。』

於是大家把昨日送煤油的小廝喚來。他理直氣壯地說：

『他們的台塔太高，我把煤油交給他們的鄰居了。』

回去到鄰家一盤問，那桶油放在蘋果樹下，等牠的主人，已經等了一夜。

在這些人們中間住不上幾天，大家便熟識了，自己也不知不覺把皮鞋脫去，換上家鄉的布鞋，把領帶拋開，換上反領的襯衫，時錶也用不着，鎖在箱子裏，自有那日出日落給我們正確的時間——人、動物、植物，好像站在一個行列上，人人守着自己的，既不能減損，也不能擴張的範圍；各自有他的勤勉，他的懶惰，但是沒有欺騙。這樣，

湖山才露出牠們的雄壯。一片湖水，四圍是默默無語的青山，山間的雲層出不窮地在變幻。有時遠遠駛來一隻汽船，轉個圈子，不久又不見了，與這裏的世界好像不發生一點關係。

一九三七年，寫於吳淞。

## 在贛江上

在贛江上，從贛州到萬安，是一段艱難的水程。船一不小心，便會觸到礁石上。多麼精明的船夫，到這裏也不敢信託自己，不能不捨掉幾元錢，請一位本地以領船爲業的人，把整個的船交在他的手裏。這人看這段江水好似他祖傳下來的一塊田，一所房屋，水裏塊塊的礁石無不熟識；他站在船尾，把住舵，讓船躲避着礁石，宛轉自如，像是蛇在草裏一般地靈活。等到危險的區域過去了，他便在一個適當的地方下了船，向你說聲『發財。』

我們從贛州上了船，正是十月底的小陽天氣，順水，又吹着南風，兩個半天的功夫，便走了不少的路程。但到下午三點多鐘，風向改變了，風勢也越來越緊，領船的人把船舵放下，說：『前面就是天柱灘，黃泉路；今天停在這裏吧。』從這話裏聽來，大半

是前邊的灘過於險惡，他雖然精於這一帶的情形，也難保這隻風裏的船不觸在礁石上。尤其是顧名思義，天柱灘，黃泉路，這些名稱實在使人有些懷然。

纔四點鐘，太陽還高高的，船便泊了岸，船夫拋下了錨。四下一望，沒有村莊。大家在船裏蜷伏了多半天，跳下來，同往常一樣，總是深深地呼吸幾下。全身感到輕快。不過這次既看不見村莊，水上也沒有鄰船，一片沙地接連着沒有樹木的荒山，不管同船的孩子們怎樣在沙上跳躍，可是風勢更緊了，天空也變得那樣晴朗，心裏總有些無名的恐懼：水裏嶙峋的礁石好像都無情地挺出水面一般。

我個人呢。妻在贛州病了兩個月，現在在這小小的船裏，她也只是躺着，不能坐起。當她病得最重，不省人事的那幾天，我坐在病榻旁，摸着她冰涼的手，好像被她牽引着，到陰影的國度裏旅行了一番。這時她的身體雖然一天天地健康起來，可是她的言談動作，有時還使我起一種渺茫的感覺。我在沙地上繞了兩個圈子，山河是這般沉靜，便沒精打彩地回到船上去了。



『這是什麼地方？』她問。

『沒有村莊，不知道這地方叫作什麼。』

.....

風吹着水，水激動着船，天空將圓未圓的月被浮雲遮去。同船的孩子們最先睡着了。我也在些起伏不定的幻想裏忘却這周圍的小世界。

睡了不久，好像自己迷失在一座森林裏，焦躁地尋不到出路，遠遠却聽見有人在講話。等到我意識明瞭，覺得身在船上的時候，樹林化作風聲，而講話的聲音却依然在耳，這一個荒涼的地方那裏會有人聲呢？這時同船的K君輕輕咳嗽了一下。

『我們鄰近停着小船嗎？』我小聲問。

『不遠的地方好像看見過一隻。』K君說。

『你聽，有人在講話，好像是在岸上。』

『現在已經是十二點半了——』K君擦着一枝火柴，看了看錶，說出這句話，

更增加我的疑慮。

此外全船的人們還是沉沉地睡着。

我也懷着但願無事的僥倖心理又入了半睡狀態。不知過了多少分鐘，船上的狗大聲吠起來了；船上的人都被狗驚醒，而遠遠講話的聲音不但沒有停住，反倒越聽越近。我想，這真有些蹊蹺了。

船上的狗吠，船外的語聲，兩方面都不停息；又隔了一些時，勇敢的Y君披起衣服悄悄地走出船艙。這時全船的人都驚醒着，屏息無聲，只有些悉索的動作；人人儘其可能地把身邊一點重要的物件，望不爲人注意的地方放；柴堆裏，爐灰裏，艙篷的隙縫裏……大家安排好了，靜候着一件非常的事。

前後都是灘，風把船拘在這裏，不能進也不能退，好像是在個魔術師的手裏。我守着大病初愈的妻，不知做些什麼事才好。忽然黑暗的艙裏出現了一道光，是外邊河上從艙篷縫裏射進來的；這光慢慢地移動，從艙前移動到艙後，分明是那河上放

光的物體從我們的船後已經移到我們船頭了。這光在船後消逝了不久，又有一道光射到船前，仍然是那樣移動。

全船在靜默裏騷動着，妻的心房跳動得很快，只是小孩子們睡得沉沉地。

[K君走進來了，輕輕地說：遠遠兩隻划子，一隻在前，一隻在後，船頭都燃着一堆火，從我們的船旁划過。每隻划子上坐着兩個人，這不是窺探我們船上的虛實嗎？

我聽了K君的話，也走到船外。暗銀色的月光照澈山川，兩團火光在急流的水上越走越遠了。這是他們去報告他們的伙伴呢，還是探明了船上人多，沒有敢下手呢？

我望着那兩團火光，儘在發呆，狗吠停止了，划子上的語聲也聽不見了。除去這滿船的疑猜和恐懼外，面前是個非人間的，廣漠的，原始般的世界。

最後船夫走到我身邊；他大半被這滿船客人的騷動攪得不能安靜地躺在被裏了。他說，不要怕，這地方一向是平靖的。

『那麼半夜裏這兩隻划子是作什麼的呢？』

『那是捉魚的。白天江上來往的船隻多，不便捉魚。夜靜了，正是捉魚的好時候。魚見了火光，便都跟隨着火光聚攏起來；你看，那兩隻划子的下邊不定有多少魚呢

……』

我恍然大悟，頓時想到『漁火』那兩個字。

……

第二天早晨，風住了，船剛要起錨，對岸划來一隻划子，上邊有兩個漁夫。他們好像是慰問我們昨夜的虛驚，賣給我們兩條又肥又美的鱖魚。

妻，幼年生長在海邊，慣於魚蝦，對着這歡蹦亂跳的魚，臉上浮現出病後第一次的健康的笑容。

## 一棵老樹

我們搬到這裏來時，所遇見的第一個人是一個放牛的老人。他坐在門前的一塊石墩上，兩眼模糊，望着一條水牛在山坡上吃草。他看見我們幾個從城裏來的人，我不知道他怎樣想法，可是從他毫無表情的面上看來，他是不會有什麼感想的。他好比一棵折斷了的老樹，樹枝樹葉，不知在多少年前被暴風雨折去了，化爲泥土，只剩下這根禿樹幹，沒有感覺地蹲在那裏，在繼續受着風雨的折磨；從遠方望去，不知是一堆土，還是一塊石，絕不會使人想到，牠從前也曾生過嫩綠的枝葉。他聽話也聽不清楚，人類複雜的言語，到他耳裏，都化爲很簡單的幾個單音。

據林場的主人說，這片山林經營已經將近三十年，一開始時，這個老人就到這裏來了。我想，當時他還是一個三四十歲的壯年，他必定也曾經背起斧頭，參加過哪

艱難的披荆斬棘的工作。但是從什麼時候起他的筋力漸漸衰減，官感漸漸遲鈍，把那些需要強壯的筋力或靈敏的官感的工作一件件地放下來，歸終只是從早到晚眼前守着一隻笨拙的水牛呢？這個過程一定是緩緩的，漫長的，他若回憶到他的壯年（如果他有回憶的話）會比我們苦憶前生還要模糊吧。

時間對於他已經沒有意義。氣候的轉變他也感覺不到，我只看見他春、夏、秋、冬，無論早晚，只是穿着一件破舊的衣裳。他步履所到的地方，只限於四周圍的山坡，好像這山林外並沒有世界；他參雜在林場裏的鷄、犬、馬、牛的中間，早已失却人的驕傲和誇張。他『生』在這裏了；他沒有營謀，沒有積蓄，使人想到耶穌所說的『天上的飛鳥』和『野地裏的百合花』。

水牛，好像不是屬於這個生物紀的。龐大的身軀，緩緩地在草地上走着，像是古代的生物；原始的力還存留在牠的身上。當牠仰着頭，臥在淺淺的泥水池子裏，半個身子都沒不下去，牠那焦渴的樣子使我們覺得這個水漸漸少了的世界，真有點對

不住牠。把牠交在這個老人的手裏，是十分和諧的。山坡上，樹林間，老人無言，水牛也沒有聲音，蹣蹣跚跚，是一幅憂鬱的畫圖。因為他們同樣有一個忘却的久遠在過去，同樣拖着一個遲鈍在這俗巧的時代。

老人的生活從未有過變動。若有，就算是水牛生小牛的那一天了。他每天放牛回來，有時附帶着抱回一束柴，這天，却和看山的少年共同抱着一隻小牛進來了。他的面貌仍然是那樣呆滯，但是舉動裏略微露出來了幾分敏捷。他把小牛放在棚外，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那許久不曾打掃過的牛棚打掃得乾乾淨淨，鋪上嬌黃的乾草，把小牛放在乾草上。他不說話，但是這番工作無形中洩露出一些他久已消逝了的過去。他把小牛安插好了不久，在山坡上生過小牛的老牛也蹣蹣跚跚地走回來了。此後老牛的身後又多了一隻小牛。他呢，經過一番所謂興奮後，好像眼前並沒有增加了什麼。

一天下午，老牛不知爲什麼忽然不愛走動了，老人舉起鞭子，牠略微走幾步，又

停住了，他在牠面前堆些青草，牠只嗅一嗅，並不吃。旁的工人都說牛是病了，到處找萬金油，他却一人坐在一邊，把上衣脫下來晒太陽。他露出一點慌張的神色，這類的事他似乎已經經驗過好幾次，反正老牛死了還有小牛。兩盒萬金油給牛舔下去後，牛顯出來一度的活潑，隨後更沒有精神了。山上的人趕快趁着牠未死的時候把牠拉到山下的村莊裏去。老人目送幾個人想盡方法把這病牛牽走，並不帶一點悲傷。他抽完了一袋烟，又趕着小牛出去了，他看這小牛和未生小牛以前的那隻老牛一樣。因為他自從開始放牛以來，已經更換過好幾隻牛，但在他看來，彷彿從頭到了，只是一隻，並無所謂更換。

可是這老人面前的不變終於起了變化。今年初夏的雨水分外少，山下村莊裏種的秧苗都快老了，還是不能插，沒有一個人不在盼望雲。天天早晨雖然是陰雲四佈，但是一到中午雲便散開了，這樣繼續了好些天，有些地方在禁屠求雨，因為離湖較遠的地方，已經呈露出幾分旱象。一天上午，連雲也沒有了，太陽照焦一切，這是在



昆明少有的熱天氣。老人和平素一樣，吃完午飯，就趕着牛出去了。——大家正在熱得疲憊，儘在想着午睡的時候，寂靜的林場的院子裏吹來一陣涼風，同時天氣從西北的方向上來了，轉瞬間烟雲佈遍四山，大雨如注。雨繼續了三個鐘頭，山上的雨水到處順着枯竭了許久的小溝往下流。人人都隨着宇宙緩了一口氣，一兩個從村莊裏走到山上來玩耍的農夫準備着雨一止了便跑下山去，趕快插秧，那怕是天晚了，也要能插多少就插多少。人們儘在雨聲裏亂談亂講，却沒有一個人想起外邊的大雨裏還有兩個生命。

雨止了，院子裏明亮起來，被雨阻住的鳥兒漸漸離開牠們避雨的地方飛回巢裏去，這時那老人也牽着小牛回來了。人和牛都是一樣濕淋淋的，神情沮喪，好像颶風掠過的海濱的漁村，全身都是零亂。老人把牛放在雨後的陽光裏，自己走到廚房裏去烘乾他那只有一身的衣褲。人們亂忙忙的，仍然是沒有人理會他們。等到老人把衣服烘乾再走出來時，小牛伏在地上已經不能動轉。這只有幾個月的小生命，担

不起這次宇宙的暴力，被驟雨激死了。

當晚工人們在林邊掘了一個坑，把小牛埋在裏邊。埋葬後，老人還在漆黑的夜色裏坑旁邊坐了許久。最後，一步步地挪回來。——第二天，我看見他坐在門前的石墩上，手裏仍然拿着放牛的鞭子，但是沒有牛了。他好像變成一個盲人，眼前儘管是無邊的綠色，對於他也許是一片白茫茫吧。幾十年的歲月，沒有一天沒有水牛，他都實實在在地度過了，今天他却有如（我借用一個詩人所愛用的比喻）一個鐘面上沒有指針。

老牛病死，小牛淋死，主人有些悽然。考慮結果，暫時不買新牛，山上種菜不多，耕地時可以到附近佃戶家裏去借。所成問題的，是這老人如何安插。他現在什麼事也不能作了，主人經過長時的躊躇，又感念他在這裏工作了幾十年，只好給他一些養老費，送他回家去。

家？不但旁人聽了有些驚愕，就是老人自己也會覺得驚奇。他在這裏有幾十年，

像是生了根，至於家，早已變成一個遼遠，生疏，再也難以想像的處所了。他再也沒有勇氣去到那生疏的地方，那裏有他的孫兒孫媳，但是他久已記不得他們是什麼面貌，什麼聲音，什麼樣的人。人們叫他走，說是回家，在他看來，好比一個遠征，他這樣大的年紀，那裏當得起一個遠征呢。他一天挪過一天，怎樣催他，他也不動，事實上他也不知應該往哪個方向走去。最後主人派了兩個工人，替他夾着那條僅有的破被送他——他在後邊沒精打彩，像個小孩子學步一般，一步一顛地離開了這座山，和這山上的鷄、犬、木、石……

第二天，送他的工人回來了，說是已經把他安插在他的家裏。人們仍舊在這山上度他們的長晝，誰也沒有感到短少了什麼。

又過了幾天，門外的狗在叫，門前呆呆地站着一個年青的農夫，他說：『祖父回到家裏，不知爲什麼，也不說，也不笑，夜裏也不睡，只是睜着眼坐着，——前晚糊裡糊塗地死去了。』這如同一棵老樹，被移植到另外一個地帶，水土不宜，死了。

在山上兩年的工夫，我沒有同他談過一句話，他也不知我是哪裏來的人。我想，假如小牛不被冷雨淋死，他會還繼續在這山上生長着，一年一年地下去，忘却了死亡。

一九四一年，寫於昆明。

## 一個消逝了的山村

在人口稀少的地帶，我們走入任何一座森林，或是一片草原，總覺得牠們在洪荒時代大半就是這樣。人類的歷史演變了幾千年，牠們却在人類以外，不起一些變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對着永恆。其中可能發生的事蹟，不外乎空中的風雨，草裏的蟲蛇，林中出沒的走獸和樹間的鳴鳥。我們剛到這裏來時，對於這座山林，也是那樣感想，絕不會問到：這裏也曾有過人烟嗎？但是一條窄窄的石路的殘跡洩露了一些祕密。

我們走入山谷，沿着小溪，走兩三里到了水源，轉上山坡，便是我們居住的地方。我們住的房屋，建築起來不過二三十年，我們走的路，是二三十年來經營山林的人們一步步踏出來的。處處表露出新開闢的樣子，眼前的濃綠淺綠，沒有一點歷史的

重担。但是我們從城內向這裏來的中途，忽然覺得踏上了一條舊路。那條路是用石塊砌成，從距谷口還有四五里遠的一個村莊裏伸出，向山谷這邊引來，先是斷斷續續，隨後就隱隱約約地消失了。牠無人修理，無日不在繼續着埋沒下去。我在那條路上走時，好像是走着兩條道路；一條路引我走近山居，另一條路是引我走到過去。因為我想，這條石路一定有一個時期宛宛轉轉地一直伸入谷口，在谷內溪水的兩旁，現在只有樹木的地帶，曾經有過房屋，只有草的山坡上，曾經有過田園。

過了許久，我才知道，這裏實際上有過村落。在七十年前，雲南省的大部分，經過一場浩劫，回、漢互相仇殺，有多少村莊城鎮在這裏邊衰落了。在當時短短的二十年內，僅就昆明一個地方說，人口就從一百四十餘萬降落到二十五萬。這裏原有的山村，是回民的，可是漢人的，是一次便毀滅了呢，還是漸漸地凋零下去，我們都無從知道，只知牠是在回人幾度圍攻省城時成了犧牲。現在就是一間房屋的地基都尋不到了，只剩下樹林、草原、溪水，除却我們的住房外，周圍四五里內沒有人家，但是每座

山，每個幽隱的地方還都留有一個名稱。這些名稱現在只生在從四鄰村裏走來的，砍柴、背松毛、放牛牧羊的人們的口裏。此外牠們却沒有什麼意義；若有，就是使我們想到有些地方曾經和人生過關係，都隱藏着一小段興衰的歷史吧。

我不能研究這個山村的歷史，也不願用想像來裝飾牠。牠像是一個民族在這世界裏消亡了，隨着牠一起消亡的是牠所孕育的傳說和故事。我們沒有方法去追尋牠們，只有在草木之間感到一些牠們的餘韻。

最可愛的是那條小溪的水源，從我們對面山的山脚下湧出的泉水；牠不分晝夜地在那兒流，幾棵樹環繞着牠，形成一個陰涼的所在。我們感謝牠，若是沒有牠，我們就不能在這裏居住，那山村也不會曾經在這裏滋長。這清冽的泉水，養育我們，同時也養育過往日那村裏的人們。人和人，只要是共同吃過一棵樹上的果實，共同飲過一條河裏的水，或是共同担受過一個地方的風雨，不管是時間或空間把他們隔離得有多麼遠，彼此都會感到幾分親切，彼此的生命都有些聲息相通的地方。我深

深理解了古人一首情詩裏的句子：『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其次就是鼠麴草。這種在歐洲非登上阿爾卑斯山的高處不容易採擷得到的名貴的小草，在這裏每逢暮春和初秋却一年兩季地開遍了山坡。我愛牠那從葉子演變成的，有白色茸毛的花朵，謙虛地摻雜在亂草的中間。但是在這謙虛裏沒有卑躬，只有純潔，沒有矜持，只有堅強。有誰要認識這小草的意義嗎？我願意指給他看：在夕陽裏一座山丘的頂上，坐着一個村女，她聚精會神地在那裏縫什麼，一任她的羊在遠遠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樹，她從不抬起頭來張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叢一叢的鼠麴從雜草中露出頭來。這時我正從城裏來，我看見這幅圖像，覺得我隨身帶來的紛擾都變成深秋的黃葉，自然而然地凋落了。這使我知道，一個小生命是怎樣鄙棄了一切浮誇，孑然一身擔當着一個大宇宙。那消逝了的村莊必定也曾經像是這個少女，抱着自己的樸實，春秋佳日，被這些白色的小草圍繞着，在山腰裏一言不語地負擔着一切。後來一個橫來的運命使牠驟然死去，不留下一些



## 誇耀後人的事蹟。

雨季是山上最熱鬧的時代，天天早晨我們都醒在一片山歌裏。那是些從五六里外趁早上山來採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陽出來一蒸發，草間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紅如臙脂，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還有一種赭色的，放在水裏立即變成靛藍的顏色。我們望着對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濕，在草叢裏，樹根處，低頭尋找新鮮的菌子。這是一種熱鬧，人們在其中並不忘却自己，各人釘着各人目前的世界。這景象，在七十年前也不會兩樣。這些彩菌，不知點綴過多少民族的童話，牠們一定也滋養過那山村裏的人們的身體和兒童的幻想吧。

這中間，高高聳立起來那植物界裏最高的樹木，有加利樹。有時在月夜裏，月光把被微風搖擺的葉子鍍成銀色，我們望着牠每瞬間都在生長，彷彿把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周圍，甚至全山都帶着生長起來。望久了，自己的靈魂有些担當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對着一個崇高的嚴峻的聖者，你若不隨着他走，就得和他離開，中間不容有

妥協。——但是，這種樹本來是異鄉的，移植到這裏來並不久，那個山村恐怕不會夢想到牠，正如一個人不會想到他死後的墳旁要栽什麼樹木。

秋後，樹林顯出蕭疏。剛過黃昏，野狗便四出尋食，有時遠遠在山溝裏，有時近到牆外，作出種種求羣求食的嗥叫的聲音。更加上夜夜常起的狂風，好像要把一切都給颳走。這時有如身在荒原，所有精神方面所體驗的，物質方面所得獲的，都失却了功用。使人想到海上的颶風，寒帶的雪潮，自己一點也不能作主。風聲稍息，是野狗的嗥聲，野狗聲音剛過去，松林裏又起了濤浪。這風夜中的嗥聲對於當時的那個村落，一定也是一種威脅——尤其是對於無眠的老人，夜半驚醒的兒童和撫慰病兒的寡婦。

在比較平靜的夜裏，野狗的野性似乎也被夜的溫柔馴服了不少。代替野狗的是麋子的嘶聲。這溫良而機警的獸，自然要時時躲避野狗，但是逃不開人的詭計。月色朦朧的夜半，有一二獵夫，會效做麋子的嘶聲，往往登高一呼，麋子便成羣地走來。

……據說，前些年，在人跡罕到的樹叢裏還往往有一隻鹿出現。不知是這裏曾經有過一個繁盛的鹿羣，最後只剩下了一隻，還是根本是從外邊偶然走來而迷失在這裏不能回去呢？反正這是近乎傳說了。這美麗的獸，如果我們在莊嚴的松林裏散步，牠不期然地在我們對面出現，我們真會像是 *Saint Eustache* 一般，在牠的兩角之間看見了幻境。

兩三年來，這一切，給我的生命許多滋養。但我相信牠們也曾以同樣的坦白和恩惠對待那消逝了的村莊。這些風物，好像至今還在述說牠的運命。在風雨如晦的時刻，我踏着那村裏的人們也踏過的土地，覺得彼此相隔雖然將及一世紀，但在生命的深處，却和他們有着意味不盡的關連。

## 人的高歌

大家遊西山回來，坐在滇池的船上，回望西山的峭壁，總不免要把那峭壁上鑿出來的龍門作爲談話的資料。有人在讚嘆宗教的力量，牠使人類在大地上創造些足以與雄壯的山川相抗衡的事物。回想南北朝，佛教全盛的時代，尤其是在北朝，有多少人，無論是僧或俗，發了願心，在山西，在河南，在甘肅，從沒有樹林的枯山裏鑿出多少偉大的石窟，使我們在那裏行旅的人除却放眼所見到的混濁的河水，無邊的黃土外，偶然還能遇到寧靜的莊嚴的石像。我們的身體雖然浴在黃土裏，但是我們的心情對着那些石像，或者會感到天空一般地晴朗。並且，在這類的工程前，無時不覺得人的手是怎樣地在那裏活動。

「這峭壁上一段小小的工程，比起雲岡、敦煌等地的石窟來，真是小巫見大巫

了，」M君這樣說。

C君，略微知道一些昆明的掌故，聽了這話，不以爲然，他說道：

『不能這樣比。你要知道，像雲岡，像敦煌，以及河南的龍門，多半是從南北朝開端，經過隋、唐，一直到宋時，還在那兒開鑿，那是幾世紀內，千萬隻手的成績。而這裏的龍門規模雖然小，却是一個人左手持鑿，右手持鎚，只是兩隻手一點一點地鑿成的。

M君不回答，C君回轉頭來，望着山腰上的三清閣繼續說：

『這是一個人用堅強的意志鑿成的。在乾隆年間有一個石匠，不知那時就是一個道教徒呢，可是後來才成爲道士。他姓吳，他在沒有正式工作的時候，也離不開他的鑿和鎚，他在昆明城內或四郊到處走着，看見路上或橋上有什麼殘敗的地方，就施展開他手裏的工具，加以修補。一天，他正在西郊修補一座小石橋，對面來了一個人，用手指着那峭壁向他說，你看那巉巖，那上邊有一座石室，從三清閣到石室是

沒有道路的，人們只在巖石邊架上一條鐵索。人在鐵索上走着，稍一不慎，便會跌落到湖裏。況且鐵索如今也朽敗不堪了，你爲什麼不一勞永逸，因山就勢，開鑿出一條石路呢？

「那石匠聽了，望着西山的峭壁，心中就從巖石裏盤算出一條宛宛轉轉，高下不平的小路。不久，他開始了他的工作：左手持鑿，右手持鎚，不顧寒暑，不管風天或雨天，日日和那頑固的巖石搏鬥。他不受任何人的幫助，十多年如一日，終於完成了我們方才登臨過的那條石路。這十多年的工夫，是單調的，沒有什麼事蹟可說，除却一鑿一鎚從早到晚的聲音外，恐怕這人連話都沒有說的機會。」

「現在逛西山的人，沒有一個不到那裏去玩一玩眺望湖景。就藝術來看，牠當然抵不住雲岡的任何一個石窟，但牠的開鑿人的意志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尤其是因爲他在剛鑿成的那一年便死去了。」

「M君聽了這段話，也不敢再小看這段工程了，只是說了一句：『這類的故事，恐

怕當時在雲岡，在敦煌也少不了吧。」其他的人都好像得到一種啓示似的，覺得意志堅強的人在他的事業未完成前是不會死去的，假如那工程再延長五年，他也許會晚死五年吧。

這時同遊的友人裏有一位T君，顯着很沉默，當大家正在唏噓讚歎的時刻，他說：『我望着這湖水總愛想到海，方才我聽完這段不言不語，與巖石搏鬥的故事，不知怎麼想起一個和海水有關係的人了。』

「我的原籍是河北省離海不遠的一縣，我雖然不生長在那裏，童時却常常聽家人談到那縣裏的故事。因為地近海濱，那裏的人多是以航海爲業的。在海禁沒有大開，輪船還沒有行駛的時候，海上就只有這些人駕着帆船駛來駛去，輪船盛行之後，牠們也並沒有完全絕跡。直到近些年來，那些航海者的子孫有的才漸漸改了職業。他們當時的航線相當長遠。近的是在渤海裏穿來穿去，遠的就到上海或是朝鮮、日本的沿岸，有時甚至到了南洋。」

「那時，一隻船從大沽口開出去，往往是經過一年半載才能夠回來。船上的人們把一切交託給那靠不住的海洋，既然以此爲業，也就視以爲常，並不覺得這是冒險。受苦的却是丟在家裏的母親和妻子們，在她們的想像中，海是多麼可怕，隨時都在展開濤浪可以把她們的兒子或丈夫所駕駛的小帆船吞嚥下去。並且在這中間再也不能得到他們的信息。他們一離開家門，母親常常就起始吃素，妻子就起始夜夜衣帶不解地睡覺，這都是表示同海上的人共甘苦的意思。這樣割捨一切的舒適，直到他們有一天回來爲止。有的，當真不幸，在海上遇見颶風或是觸到礁石，埋葬在海裏了，慈愛的母親往往就一直地吃着素，忠實的妻子一直地和衣睡覺，一年一年地夢想着他們還有回來的那一天。海上的颶風，海裏的礁石，在她們想像中具有極神祕的意義。颶風是來去無定，不可捉摸；礁石呢，在遠處的也模糊不清，但是在渤海內，尤其是從大沽口到營口一條最常走的航線上，因爲走的次數太多了，聽人講的次數也太多了，所以哪一帶有礁石，哪一帶常常出危險，她們知道得最爲清楚。



「我的原籍是一片礮地，不用說五穀不能生長，就是院子裏想種一點花草，都必須到天津去取些泥土放在花盆裏栽。糧食必須到外處去運，所以往營口的那條航線就成了那一帶居民的生命線了。在這線上有一塊只有兩三個漁村的荒島，附近的礁石最多，遇風暴或濃霧時最容易迷失方向，遠處也許有比這裏更凶險的地方，但是人們死在這裏的最多。——在許多年前，也許是我祖母的兒童時代，有一隻船跟平素一樣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早晨從大沽口起錨出發了。走了兩三天，正在這荒島的附近，海上起了暴風，這隻船觸在礁上沉沒了。其中有一個人，在垂死的時候遇了救，被另一隻船載到營口。」

「這人在垂死的時候遇了救，覺得彷彿又換了一個生命一般，同時想到那無情的礁石和全船將沉時恐怖的情況以及自己臨死時的心情，剎那間就決定了一件事：在那荒島上爲什麼不建築起一座燈塔呢？」

「從此他就飄流在營口一帶。他在他的家鄉成了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有的說

他死在海裏了，有的說他遇了救不知流落在什麼地方，有的說在營口街上被同鄉看見過，好像成爲乞丐。他家裏的妻子，不管這些傳說是怎樣紛歧，反正在他沒有回來之先，只有過着白天吃齋念佛，夜裏和衣而臥的生活。——他本人呢，却像是化緣的和尙一般，到處請求佈施，說是要在一座荒島上建設一座燈塔。

『陸地上的人很少有人想到海。誰聽他這樣荒唐的話呢？他用盡種種的言辭，反來覆去地使人相信他所說的不是謊話。有的是相信了，但大半的人以爲他不是個瘋子，便是個騙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所募到的錢距離他所希望的數目還太遠，同時他的身體也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想，在他未死前完成這件事，他不能不想出一種殘酷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手指用布纏起，浸上菜油，在不肯施捨的人們的面前，把那塊纏在手指的油布用火點燃，讓火慢慢地燃到指尖。他說，在那荒島旁，不知有多少人無辜地喪了性命，不知使多少人家的妻子一直到死不得安眠，這一點手指尖上的痛苦算什麼呢？橫在我的鄉人的面前的，那個可怕的運命就永久不會避免。

了嗎？果真如此，我這兩隻手又有什麼用途呢？

『最後等到他的錢夠建築一座燈塔時，他的十指幾乎都燒到了。他在營口重新資雇了幾位泥水匠，率領着他們到了那只有兩三個漁村的荒島，開始了他們建塔的工作。有時在晴朗的日子，同鄉的船在離島不遠的地方走過，遠遠望得見島上有人在那兒活動，但不知是作些什麼。船有的開去，有的開回來，島上的人們圍着活動的那個東西漸漸長高了，也不知是什麼。因為那島對於他們是非人間的，神祕的地方，也許是有什麼神或鬼在那兒作祟。直到一天的傍晚，島上高高的建築上不見有人活動了，却放出橙黃色的光來，才似信似疑地想到，也許是一座燈塔吧？』

『建塔的人從此就天天在那塔上走上走下，在霧裏，在風雨裏，在海上的黃昏裏，燃起一點比長庚星的光大不了多少的橙黃色的燈光。船上的人們望着這點光，分辨得出方向，他們懷着感謝的心情，以為是島上有什麼仙人出現，在憐憫他們。』

『那人後來衰老得不成樣子，但是他認為他是不能死的，因為塔上的燈光一

天也不能缺少。據說，一天他病勢很重了，他勉強爬到塔頂，燃着了燈，再也走不下來，他就望着那盞燈光，永久地閉上了眼睛。當時的海上起了很大的風濤……」

我們的船在湖上慢慢地走着，大家傾聽T君的這段話，感到興奮。在T君剛一閉口的時候，C君說出他的感想：

「方才我說完那段石工的故事，M先生曾經說，這類的故事恐怕當時在雲岡，在敦煌也少不了吧。我這時也覺得，在深山，在大海，在許多窮鄉僻壤，也總少不了與這建塔者類似的故事。人間實在有些無名的人，躲開一切的熱鬧，獨自作出來一些足以與自然抗衡的事業。」

一九四二年，寫於昆明。

## 山村的墓碣

德國和瑞士交界的一帶是山谷和樹林的世界，那裏的居民多半是農民。雖然有鐵路，有公路，伸到他們的村莊裏來，但是他們的視線還依然被些山嶺所限制，不必提巴黎和柏林，就是他們附近的幾個都市，和他們的距離也好像有幾萬里遠。他們各自保持住自己的服裝，自己的方言，自己的習俗，自己的建築方式。山上的松林有時稀疏，有時濃密，走進去，往往是幾天也走不完。林徑上行人稀少，但對面若是走來一個人，沒有不向你點頭致意的，彷彿是熟識的一般。每逢路徑拐灣處，總少不了塊方方的指路碑，東西南北，指給你一些新鮮而又樸實的地名。有一次，我正對着一塊指路碑，躊躇着，不知應該望哪裏走，在碑旁草叢中又見到另外一塊方石，向前仔細一看，却是一座墓碣，上邊刻着：

「一個過路人，不知爲什麼，

走到這裏就死了。

一切過路人，從這裏經過，

請給他作個祈禱。」

這四行簡陋的詩句非常感動我，當時我真願望我是一個基督徒，能夠給這個不知名的死者作一次祈禱。但是我不能。小時候讀過王陽明的瘞旅文，爲了那死在瘞癘之鄉的主僕起過無窮的想像；這裏並非瘞癘之鄉，但既然同是過路人，便不自覺地起了無限的同情，覺得這個死者好像是自己的親屬，說得重一些，竟像是所有的行路人生命裏的一部分。想到這裏，這銘語中的後兩行更語重心長了。

由於這塊墓碑我便發生了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興趣：走路時總是常常注意路旁，會不會在這寂靜的自然裏再發現這一類的墓碑呢？人們說，事事不可強求，一強求，反倒遇不到了。但有時也有偶然的機會，在你一個願望因爲不能達到而放棄

了以後，使你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得獲。我在那些山村和山林裏自然沒有再遇到第二座這樣的墓碣，可是在我離開了那裏又回到一個繁華的城市時，一天我在一個舊書店裏亂翻，不知不覺，有一個二寸長的小冊子落到我的手裏了。封面上寫着：『山村的墓碣。』打開一看，正是瑞士許多山村中的墓碣上的銘語，一個鄉村牧師搜集的。

歐洲城市附近的墓園往往是很好的散步場所，那裏有鮮花，有短樹，墓碑上有美麗的石刻，人們儘量把死點綴得十分幽靜，但墓銘多半是千篇一律的，無非是『願你在上帝那裏得到永息……』一類的話。可是這小冊子裏所搜集的則迥然不同了，裏邊到處流露出農人的樸實與幽默，他們看死的降臨是無法抵抗的，因此於無可奈何中也就把死寫得瀟灑而輕鬆。我很便宜地買到這本小冊子，茶餘飯罷，常常讀給朋友們聽，朋友們聽了，沒有一個不詫異地問：『這是真的嗎？』——但是每個銘語下邊都註明採集的地名。我現在還記得幾段，其中有一段這樣寫着：

「我生於波登湖畔，

我死於肚子痛。」

還有一個小學教師的：

「我是一個鄉村教員，

鞭打了一輩子學童。」

如今的人類正在大規模地死亡。在無數死者的墳墓前，有的刻上光榮的詞句，有的被人說是可鄙的死亡，有的無人理會。可是瑞士的山中仍舊保持着昔日的平靜，我想，那裏的農民們也許還在繼續着刻他們的別饒風趣的墓碣吧。有時我爲了許多事，想到死的問題，在想得最嚴重時，很想再翻開那個小冊子讀一讀，但牠跟許多心愛的書籍一樣，塵埋在這遠遠的北方的家鄉……

一九四三年，寫於昆明。



## 動物園

他的壯年是在印度、南非、南美，那些濃鬱而曠野的地方度過的。他如今頭髮白了，扶着欄杆走上他四層樓的住所，常常發喘，有時甚至要在樓梯旁的小凳上坐下休息幾分鐘才能繼續走上走，可是他一談到他往年在南方的經驗，尤其是他那癡情的放蕩的畋獵生活，他的兩眼便發出爛爛的光。他立刻打開他的照像簿給人看：

「你們看，這是在印度打的一條虎。那時我住在一座遍處都是草莽的山上。山附近常常有虎出沒，你們知道嗎？黃昏時若是騎着馬在草莽中間走過，馬一聽到虎叫的聲音，便顫慄起來，隨後全身癱瘓，一步也不敢前進。這時候，騎馬的人真窘。有些天，虎鬧得太凶了，我們想起一個方法，把一匹病得要死的馬拴在一棵樹下，大家遠遠近近地埋伏在草裏邊。月夜裏，虎叫起來了，病馬早已嚇得和死馬一樣。幾分鐘後，

虎出現了，向着這匹病馬跑來，我們的鎗彈便一起放射——第二天早晨，就照了這幅死虎的像。」

他又一頁一頁地翻下去，『看，這是非洲的一隻野豬。那回又是在荒原裏搭起帳棚。夜半，人們都睡熟了，忽然在睡夢中聽見我的狗發出一聲狂叫，提着燈走出來一看，我那條從家鄉帶出來陪我走遍世界的狼犬已經血淋淋地倒在地上，據說是被豹子咬死了。第二天，我們把一切準備好，要替我的狼犬報仇，舉行一次盛大的獵豹的出征。但是豹的蹤跡遍尋不得，樹林裏出現了野豬。你們知道獵野豬的方法嗎？你萬不可迎面射擊它，因為它若是中了彈，就只知道死命地向前衝，你就有被它撞死的危險。最好是躲在旁邊，向它的腹部射去，說不定它會撞死在一棵大樹上……』

『那真是使人鼓舞的事，』他把簿子合上，『在荒野的地方獵取野獸。我們這裏有什麼趣味呢，背着獵鎗射下幾隻林中的飛鳥，架着蒼鷹捉幾個草間的走兔，或是牽着獵犬追蹤麋鹿的蹤跡。』

『還有南美洲。亞馬孫河的上游，醜惡的鱷魚在水陸之間爬上爬下，但是最蔭涼的地方，在你面前會不知不覺地展開一片 *Victoria regia*，葉子那樣大，花色那樣慘白，會冷透了你的心。也就是在最凶險的地方，才有這奇異的美景，你們可知道，在虎豹稱雄的山上也常常有孔雀飛舞嗎？——*Victoria regia*，孔雀，在我們這裏是夢境，在那裏却是真實。』

他這樣說着，人們看着他顛巍巍的身軀還在放射着他往日的英勇，他的四壁懸掛着的獵具上彷彿還沒有退盡野獸的血腥，蟲蛇的毒液。但是從窗外望下去，是汽車電車永不停息的繁華的大街，街兩旁開設着最新式的商店和咖啡店。晴朗的下午，咖啡店把棹椅都擺在大街的兩旁，坐遍各色各樣的男女。大都市裏的複雜的聲音侵到這屋子裏來，更顯出這老人的寂寞。他退居在這裏，將近十年了。他常常說：『我真願意再有一次青春，到遠方的廣大的世界裏馳騁一番呢。』他有時又把對面的窗子打開，『你們看這邊的動物園，對於我是快樂，也是痛苦。快樂的是我低頭

望着這廣大的園子，裏邊無數的生命至少還使我感到往日的真實，痛苦的是鐵籠木欄使那些生命都漸漸變了本質。我在這裏住了這麼久，就很少聽過一次虎嘯或獅吼，只有夜半，我的夢迴翔在赤道以南的地帶，忽然聽到一聲吼叫，驚醒過來，不知道聲音是從夢中來的，還是從下邊的動物園裏。」

打獵的人愛談打獵的故事，說得過分地誇張而玄妙時，往往使聽者嫌厭。但是這老人談得總是很有趣味，從來不會使人感到單調過。許多青年人都愛爬上他那四層樓的樓梯去聽他娓娓動聽的故事。他多少年的光陰都在他鄉度過，回到故鄉後，故鄉的一切都變得生疏了，曾經消謝過他華年的那些地方反倒成爲他所懷念的家鄉。

他天天早晨到動物園裏散步，好像懷着無限的鄉愁。虎、豹、獅、斑馬、鱷魚……每個獸的身上都放散出他所熟識的，它們所特有的氣息，可是它們都短少它們所應有的背景：熱帶的沙漠，森林裏的沼澤，一望無邊的草莽。尤其是一天亮就開始睡眠

的大蝙蝠把灰色的翅膀掛在枯樹枝上，彩色斑斕的毒蛇盤在松樹幹上，一動也不動，這和標本室裏那些死的模型有什麼分別呢？他常自言自語地說：『這些生物閉銅在這裏，有如淪亡了的部落的後裔，成爲人家的奴隸，被人運到這裏，運到那裏，任人擺佈，他們的血裏還有那樣的呼聲嗎，向着曠野，向着森林，向着遠方的自由？』

園子裏更使他戀戀不捨的是欄杆上掛着的牌子，上邊寫着：『虎，印度產』，『斑馬，非洲產』……這類無聲無臭的死的文字裏隱伏着多少遼遠的山川！無數的遠方，無數他再也不能看見的奇景，都藏在這幾個字裏，有如古代的畫，只畫出人物，至於人物背後的山水樹木，只用單字標明——可是這單字裏含有多少真實的意義！

從死的字裏喚回當年活的山水，他感受得一天比一天深。他絕沒有勇氣說：『我拋掉眼前的這幾個死的字，再去過一番那無邊的曠野的潑刺的生活。』他自己的身體不允許他，外邊也絕不會給他送來一個這樣的機會。他將要長此望着這些籠裏的，欄裏的，沒有背景的野獸一天一天地衰老下去……

但是，一天機會來了，戰爭來了。街上喧囂起與往日不同的人聲，鐵路上日日開走與往日不同的列車。下午幾個常常到他這裏來的聽他講故事的青年來的次數也減少了，後來索性有的就不見了。但是動物園裏沒有一些改變，虎的眼珠裏，豹的跳躍裏，並沒有什麼奇異的預感，至於蛇，至於大蝙蝠，仍舊默默地沒有聲息……

他漸漸聽說，某處有空襲了，某個城市被炸了，而他的周圍和他面前的動物園還是沒有變動。一切都是戰時狀態了，他却以為，敵人的飛機絕不會到他的頭上飛翔。炸彈也不會落在這一片和平的動物園裏。

空襲漸漸多了，終於也輪到他所居住的這座城市。警笛響了，好像與他無干；剎那間街上的行人都不見了，他心裏感到一度異樣的淒涼；機聲響了，高射砲聲響了，槍聲響了，炸彈的聲音，飛機隕落的聲音，隨後機聲遠了，剩下一片他從未經驗過的死寂。打開窗子望出去，有幾處冒着濃厚的黑煙……

但是被炸的地方越來越近，有一次空襲後，附近的一座大廈炸去了三四層。廣

場的樹枝上懸掛起半條人腿……

一向以爲不相干的，遠方的事如今都到了近旁，他才起始爲這廣大的動物園擔心，它像是一片眼看就要氾濫的湖水，水位一天比一天增高。

動物園裏遊人的數目也在減少，這不是什麼好的預兆，他每天早晨到那裏邊去散步，反倒去得更早回來得更遲了。他享受着眼前的風平浪靜，擔心着暴風雨的到來，同時又好像在期待着它的到來。

一天，他又在望着『印度產』、『非洲產』……那些死的文字發呆，警笛鳴了，緊接着機聲響了，回家去是不可能的，只好躲在附近的一座土丘下邊。大批的飛機飛到他頭上的天空，他分不清哪些是敵人的，哪些是自己的。立刻有一片射擊，轟炸，爆裂，隕落的聲音，混在一起，忽然他面前飛起一隻孔雀，轉瞬間他彷彿又是置身於印度的草原，望見幾十成羣的孔雀在空中飛舞，眼前都是孔雀的羽毛，一片綠，一片昏黃，他失去了知覺。

最後，四圍的寂靜喚醒了他，世界完全改變了。六七十步遠的地方就血肉狼籍地躺着一部分野獸的死尸，勉強認得出來的是：這裏一條虎腿，那裏一個豹頭，這裏一條狐尾，那裏一段斑馬的頸子，這些最勇猛的，或是最狡猾的生物都沒有能夠保住它們的生命，好像宇宙經過一番只有在洪荒時代才能有的浩劫，使他不相信這是事實。但是他走到湖水邊，那裏的鐵網也斷了，鱷魚、龜、蛇，都還守着它們原有的位置，沒有聲音，也沒有動作，只有海狸正從水裏爬到一大塊潔白的石上，在美好的日光下晒它潤澤的皮毛。麋鹿却早已越過它們的木欄，在行人的路上蕩來蕩去。還有柔順的意大利種的大耳白兔，暹羅種的灰黃色的貓，在一片碧綠的草坪上跳躍，假使沒有那幾處狼籍不堪的血肉和殘敗的鐵欄木籠，真會使人疑心這是宇宙初創的第七日，和平，寂靜……但是動物園外，有的房頂上冒起濃煙，有的窗子裏吐出火焰，救急的汽車在大街上吼着，沒有停息。

他的心情對於這個景況不會有過一點準備，正在徬徨時，不知受了什麼啓示，



不自主地走出動物園的門。想不到空曠的大街已經成了動物的世界。咖啡店前石版的棹子上聚集起各色各樣的猴子，在跳躍，在爭奪，打成一片。廣場上有粗笨的駝鳥在那裏兜圈子，好像要放開腿奔跑，可是又跑不開。一座旅館的門前，平素總侍立着一個古裝的侍童，如今却是一個高大的黑熊，不住地在那裏扒弄着旅館的玻璃門。兩隻奇拉夫立在街心，伸出它們的細長的頸頸，有兩丈高，彷彿高大的桅牆。平滑的柏油路上奔馳着高山地帶的羚羊，草原中的野狸……還有各樣一時叫不出名稱的四足獸。他忽然回頭一看，後面搖搖晃晃走來一隻西藏高原的犛牛。在這樣一條最近代，最繁華的街上忽然出現這麼多離奇的生物，他的耳目迷離，他的心神眩惑了。

再也沒有爭奇奪豔的婦女，再也沒有衣履翩翩的紳士，正午的陽光下他好像又恢復了青春，回到他所夢想的曠野的熱帶。他壯年的血又在他身內循環，他從他的記憶裏喚回來沙漠，喚回來沼澤，喚回來森林。兩旁的華麗的建築正在向着原始

轉變時，他忽然聽到一輛狂吼的卡車停住了，緊接着一片鎗聲，立刻擊中了一隻駝鳥，一隻羚羊，還有那旅館門前的黑熊，同時也喚醒他壯年時畋獵的雄心。

『我回去取我的鎗去！』他定一定神，辨一辨方向，向四下一望，已經望不見他居住的那座樓。

一九四四年，寫於昆明。

(附記) 一天，報紙上登載着，歐洲某大城市的動物園被炸，許多野獸都跑到繁華的大街上。這段新聞使我想起十年前在歐洲一座城市裏認識的一個好畋獵的老人，我於是寫了這麼一篇小東西來紀念他。

## 憶平樂

六年前，十一月下半月裏的一個早晨，我們在桂林上了一隻灘江上的民船。那時正是長沙大火後，各地方的難民潮湧一般地到了桂林。抗戰以來，如果說南京失守是第一個挫折，那麼武漢撤退顯然是第二個挫折了，大家不知道此後的局勢將要怎樣發展，但對於將來都具有信心。人們好像很年青，報紙上雖然沒有多少好消息，同時幾乎天天要跑警報，可是面貌上沒有一些疲倦。並且人人都以好奇的眼光觀看這很有特性的城市。他們不但沒有抱怨，反倒常常懷着感謝的心情說：『若不是抗戰，怎麼會看到這裏的山水。』

在桂林住了半個多月，全國各地的一舉一動都會在這裏發生感應，但是一上了灘江的船，就迥然不同了，初冬的天空和初冬的江水是一樣澄清，傳不來一點外

邊的消息。我立在船頭，當桂林的那些山峯漸漸在我面前消逝時，我心裏想：十月的下旬在贛江上，十一月的下旬在灘江上，一東一西，中間隔着四四方方的湖南那麼一大省，但是民船，兩個地方却沒有一點不同，同樣的船篷，同樣的船身，同樣的船夫撐船的姿式。從空間我又想到時間：在戰前，在百年前，甚至在千年前，灘江上的航行也必定沒有多少變化。山是那樣的奇兀，水是這樣清澈，江底的石塊無論大小都歷歷可數。此外就是寂靜，寂靜凝結在前後左右，好像千軍萬馬也不能把這寂靜衝破。

俗話說，桂林山水甲天下，至於山水的奇麗還要算灘江。船過了大墟，這條江水便永久被四面的山包圍起來了。船在水中，彷彿永久在一座帶形的湖裏。船慢慢地走着，船上的人沒有事做，只有望着四圍的山峯。經過長久的時間，山峯好像都看熟了，忽然轉了一個大彎子，面前的山峯緊接着也改變了形象，原來船已經走出這『帶形的湖』又走入一座新的『帶形的湖』裏。山的轉變無窮，水也始終沒有被前面的山遏住。這樣兩天，過了陽湖一直到了平樂。

在平樂，我們找到一輛汽車要經過柳州、南寧到龍州去。望南越走越熱，臨行的前一天，妻的身上穿着棉衣，她說想做一件袂衣預備在熱的地方穿，但恐怕來不及了，因為汽車在第二天清早就要開行。我說，我們不妨到裁縫舖裏試一試。我們於是在臨江的一條街上買了一件衣料，隨後拿着這件衣料問了幾家裁縫舖，都異口同音地說來不及了。最後到了一家，仍然是說來不及了，但口氣不是那樣堅決，不可能中好像含有一些可能的意味。我們也就利用這一點可能的意味向那裁縫懇求：

『如果你在今晚十二點以前把這件衣服縫好，我們願意出加倍的工資。』

『加倍的工資，我不要；只怕時間來不及了。若是來得及，一件袂袍是一件袂袍，工資無須增加。』

『我們也是不得已，因為明天清早就要到柳州去。』

我們繼續懇求，最後那裁縫被我們說動了，他說，『放在這裏吧，我替你們趕做

我們把旅館的地址留給他，繼續到街上料理其他的瑣事。晚飯後，一切都已收拾停當，我們決定早一點睡，至於那件袂衣，第二天清早去取，想不會有什麼耽擱。想不到睡得正熟的時候，忽然有茶房敲門，說樓下有人來找。我睡眼朦朧地走到樓下，白天的那個裁縫正捧着一件疊得好好的袂衣在旅館的櫃台旁立着。他說，這件袂衣做好了，在十二點以前。

我當時很感動，我對於我的早睡覺得十分慚愧。我接過來那件袂衣，牠在我的手裏好像比牠本來的分量沉重得多。我拿出一張一元的紙幣交給那個裁縫，他找回我兩角錢，說一聲『一件袂袍八角錢』，回頭就走了。我走上樓，把袂袍放在箱子裏，又躺在床上，聽着樓下的鐘正打十二點。

六年了，在這六年內聽說廣西省也有許多變化，過去的事在腦裏一天比一天模糊。入秋以來，敵人侵入廣西，不但桂林、柳州那樣的大地名天天在報紙上出現，就是平樂也曾經一再地在報紙上讀到。當我讀到『平樂』二字時，不知怎麼灘江邊

岸的風光以及平樂的那晚的經驗都引起我鄉愁一般的思念。如今平樂已經淪陷，灘江一帶的山水想必還是和六年前沒有兩樣，可是那個裁縫，我不知道他會流亡到什麼地方，我懷念他，像是懷念一個舊日的友人。——朋友們常常因為對於自己的民族期望過殷，轉愛為憎，而怨恨這個民族太沒有出息。但我每逢聽到一個地方淪陷了，而那地方又曾經和我發生過一些關係，我便對那裏的山水人物感到痛切的愛戀。

並且，在這六年內世界在變，社會在變，許多人變得不成人形，但我深信有許多事物並沒有變：農夫依舊春耕秋收，沒有一個農夫把糧食種得不成糧食；手工藝者依舊做出人間的用具，沒有一個木匠把桌子做得不成桌子，沒有一個裁縫把衣服縫得不成衣服；他們都和山水樹木一樣，永久不失去自己的生的形式。真正變得不成人形的却是那些衣冠人士：有些教育家把學校辦得不成學校，有些政客把政治弄得不成政治，有些軍官把軍隊弄得不成軍隊。

現在敵人正在廣西到處猖獗，謠言在後方都市的衣冠社會裏正病菌似地傳佈着，我坐在屋裏，只苦苦地思念着灘江上的寂靜和平樂的那個認真而守時刻的裁縫：前者使人深思，後者使人警省。

一九三四年，寫於昆明。





## 後記

三十一年秋天，從過去寫的散文中抽出十篇性質相近的，集在一起，按照年月的先後編成一個集子，在封面上題了『山水』兩個字，隨後又信手寫了一篇跋語：

『十幾年來，走過許多地方，自己留下的紀念却是疏疏落落的幾篇散文。或無心，或有意，在一些地方停留下來，停留的時間不管是長到幾年或是短到幾點鐘，可是我一離開牠們，牠們便一粒種子似地種在我的身內了：有的髣髴發了芽，有的則長久地沉埋着，靜默無形，使人覺得更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我最難忘懷的，譬如某某古寺裏的一棵千年的玫瑰，某某僻靜的鄉村禮拜堂裏的一幅名畫，某某海濱的一次散步，某某水上的一次夜航……這些地方雖然不在這小冊子裏出現，但牠們和我在這裏所寫的幾個地方一樣，都交織在記憶裏，成爲我靈魂裏的山川。我愛惜牠

們，無異於愛惜自己的生命。

『至於這小冊子裏所寫的，都不是世人所謂的名勝。地殼構成時，因為偶然的遇合，產生出不尋常的現象，如某處的山洞，某處的石林，只能使我們一新眼界，却不能使我們驚訝造物的神奇。真實的造化之工却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樹的姿態，一株草的生長，一隻鳥的飛翔，這裏邊含有無限的永恆的美。所謂探奇訪勝，不過是人的一種好奇心，正如菜蔬之外還想嘗一嘗山珍海味；可是給我們生命的滋養最多的並不是那些石林山洞，而是碧綠的原野。自然本身不曉得誇張，人又何必把誇張傳染給自然呢。我愛樹下水濱明心見性的思想者，却不愛訪奇探勝的奇士。因為自然裏無所謂奇，無所謂勝，縱使有些異乎尋常的現象，但在永恆的美中並不能顯出什麼特殊的意義。

『對於山水，我們還給牠們本來的面目吧。我們不應該把些人事摻雜在自然裏面；宋元以來的山水畫家就很理解這種態度。在人事裏，我們儘可以懷念過去；在

自然裏，我們却願意牠萬古長新。最使人不能忍耐的是杭州的西湖，人們既不顧慮到適宜不適宜，也不顧慮這有限的一湖湖水能有多少容量，把些歷史的糟粕儘其可能地堆在湖的周圍，一片完美的湖山變得支離破裂，成爲一堆東拼西湊的雜景。——我是怎樣愛慕那些還沒有被人類的歷史所點染過的自然：帶有原始氣氛的樹林，只有樵夫和獵人所攀登的山坡，船漸漸遠了剩下的一片湖水，這裏，自然才在我們面前矗立起來，我們同時也會感到我們應該怎樣生長。山水越是無名，給我們的影響也越大；因此這些風景裏出現的少數的人物也多半是無名的：但願他們都謙虛，山上也好，水邊也好，一個大都會附近的新村裏也好，他們的生與死都像一棵樹似地，不會沾污了或是破壞了自然。」

等到第二年九月，《山水》在重慶的一個書局出版時，由於一時的疏忽，這篇不及一千字的短文却没有印在書的後邊。如今重新編定這本小書，又加上三十一年以後的三篇，再把牠重讀一遍，覺得牠並沒有失却牠充作跋語的意義。這種對於

自然的看法，我不能不感謝昆明七年的寄居。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樣的樸素，坦白，少有歷史的負擔和人工的點綴，牠們沒有修飾，無處不呈露出牠們本來的面目：這時我認識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戰期中最苦悶的歲月裏，多賴那樸質的原野供給給我無限的精神食糧，當社會裏一般的現象一天一天地趨向腐爛時，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樹木，都曾經給予我許多啓示，在寂寞中，在無人可與告語的境況裏，牠們始終維繫住了我向上的心情，牠們在我的生命裏發生了比任何人類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牠們那裏領悟了什麼是生長，明白了什麼是忍耐。

但是自從三十一年以後，除去這裏加上的三篇，我就很少寫『山水』這類的文字了。當時後方的城市裏不合理的事成爲常情，合理的事成爲例外，眼望着成羣的士兵不死於戰場，而死於官長的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與疾病和飢寒戰鬥，而荒淫無恥者却好像支配了一切。我寫作的興趣也就轉移，起始寫一些關於眼前種種

現實的雜文，在那時成爲一時風尚的小型週刊上發表，一篇一篇地寫下去，直到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才好像告了一個結束。如今回顧，我仍然愛惜『山水』裏的幾篇，以及那篇跋語裏所說的幾段話。因爲無論在多麼黯淡的時刻『山水』中的風景和人物都在我的面前閃着微光，使我生長，使我忍耐。就是那些雜文的寫成，也多賴這點微光引導着我的思路，一篇一篇地寫下去，不曾感到疲倦。

如今回到北平，眼前的種種陷入比戰時更爲紛紜的狀況，終日坐在城圈子裏，再也沒有原野的風梳櫛我的心靈，而昆明的山水竟好像成爲我理想中的山水了。這時我覺得這本小冊子與其說是紀念過去走過的許多地方，倒不如說是紀念昆明。

三十五年冬，寫於北平。

